不知道最近都怎么了，都是些盗文来申码的，极度无语，论坛一定要保持原创性啊！

多写点东西，继续我的坑~~~呼; G( C& j6 c3 c0 y  X6 }/ U" i

中南海大院。

凤受伤后。) q/ C" L7 s1 ?( |2 D; D  ?/ H" W

罕见的，龙组除了出任务的人员，全部到齐。此刻，除了龙族领袖面无表情外，众人的脸色都不是很好，此刻，现场安静的让人窒息，不时传出粗重的喘息声和骨节脆响声。所有的目光聚焦于躺在床上一脸痛苦表情的凤，不时地从她空中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，显然，她的精神状态已经陷入了某种危险的边缘。

“你们在这候命吧，我出去走走。”望了望没说话的这群手下，九州淡淡的丢下了一句，转身走了出去，不远处的那间中南海内院，是他的目的地。他知道，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上午，如果再不给这群桀骜不驯的手下一个说法的话，事情会变得很糟糕。至少，他从凤组成员的脸上，已经看出了一丝阴冷和怨毒。- h2 R, @! Q; i9 P  S; V' f4 U! V! Y

古朴的大门处，执勤的卫兵忠诚的履行着自己的职责，远远的看到正在往这边走，不，也许是飘过来的九州，他先是习惯性的握紧了自己手上的步枪，顿了顿，发现来的中年人扬了扬手上印着“中南海特别通行证”的红色小本本后，迅捷无比准确的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“敬礼！~~~”  j$ U% t% Z6 k7 k2 H. Y

淡淡的点了点头，算是回应。走到门口，九州却没有立即进去，看着那似乎永远都亮着灯的窗口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但是仅仅是一瞬，“麻烦您通报一下，就说九州有事想请示~~”

“进来吧~~~~~”话音未落，一个浑厚的声音从院子里传出。九州一愣，随即闪身进了院子，轻轻的推门而入。

室内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简洁，简洁的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没有过多的装饰，家具看起来都留下了岁月刻下的痕迹，进入里间，一位老人正坐在一张堆满文件的办公书桌前，就着那盏台灯仔细的批阅着文件。没有了平时电视镜头里的精神矍铄，满头的银发和西装革履黑发的形象截然相反，透出了一股岁月的沧桑。老人看起来有点疲惫，握着笔的手有些微微颤抖，然而它仍然牢牢的被抓在手上，宽边眼镜掩饰不住淡淡的黑眼圈，也许是彻夜工作的缘故，不过，老人的眼神依然锐利。摘下眼镜，他抬起头看了看眼前站着的中年人，扬了扬手，“九州啊，坐吧~~~”

“主席，您~~~”看到面前的老人，天朝现任主席，一直面无表情的九州浑身一震，接着感觉自己的眼神有点湿润了。

“呵呵，九州啊，别这么大惊小怪的，没事，老头子我身子骨还硬朗着呢。”老人直了直身子，“先喝口水再说吧。”说完将身边的一个蓄满水的杯子，递给了他，不自觉地，老人看了看窗外。

“是。”先是一愣，然后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接过了九州深深舒了一口气，很快的就调整了情绪，整了整衣服，他靠近老人身边的座位坐下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喝水，而是将修长的手指深入茶杯中，蘸了些水在指尖，“这次来是想像主席汇报一下，我们凤组的队长凤伤势已经好多了，至于那个潜入我国的神秘组织。~~~暂时没有头绪”一边说着，九州却是用蘸着水的食指在空中划了一些奇怪的符号，然后轻轻地按在老人手心，指尖的那滴水，神奇的消失在了老人的手心，就像被蒸发了一般。

“这样么~~~”老人没有说话，沉默了一会，看了看窗外，神情凝重地望着眼前的九州，又是半响没有说话，他在犹豫，一个即将引发天朝政治地震的决定，如果不注意，将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。“你先回去吧，让我先想想。凤的事情，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，在事情未明朗之前，我希望，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在合适的范围，合适的人群~~”7 I! i# x8 ?( g$ P3 Z\* R4 |

“不打扰您了。”恭敬地鞠躬，然后低着头退出了里间，在关上门的那一刻，九州似乎又想起了什么，轻轻地敲了敲门，见老人有所反应，九州补充说道，“荷兰那边刚传来消息，神秘组织已经得到了玄武石，不过还没有来得及运出境~~~”

“嗯。”没有任何表情上的波动，老人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明了他的态度，他知道了。九州不再说话，悄然退了出去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关切的看了看屋里的老人，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，7 }" X1 X- Q+ m. W1 j& B. C6 C

房间重新归于安静，间或从屋外传来几声鸟叫声，老人靠着椅子，闭目养神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然的透过窗户，此刻的老人一脸安详的表情，凝重的气氛不知所踪，让人至少在此刻，很难把他和天朝身份最为尊贵的主席联系在一起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老人靠在椅子上发出了轻微的鼾声。2 p. z8 Z1 R" A. B1 m  H

门口站岗的士兵正在换岗，一阵凛冽的寒风吹过，在这和煦的天气里显得有点反常，两个换岗的士兵同时警惕的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握紧了枪，一只手指果断的放在了扳机的位置，目光锐利的扫视着四周。“伍班长，你有没有觉得，有情况？”2 E- x9 y: J% Z7 ~0 V7 L

“嗯，这天气，没有凭空的一阵风从院里挂起。难道~~~~对了，他们，有没有过来过”士兵用眼神看了看远处的院子，一只手摆出了个0的形状。; ~\* ]\* b, z! C8 B7 i2 I- E

“零处的局长数小时前来向主席汇报过工作，不过已经走了很久了~~而且，”他指了指耳朵里塞着的耳机，“没有从那边传来有入侵者的消息。”( i! U' A$ m! y1 ?: W/ q

“即使这样，还是小心为上，”叫伍班长的这名士兵表情显得有点严肃，“我总感觉，有情况。”/ M# p\* \\* c% Z6 q8 q

与此同时，在屋里。

老人的手微微的一颤，接着他睁开了眼睛，犀利的眼神，与之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喝了一口水，老人重新戴上了眼镜，摊开了手。神奇的一幕在此时出现了：先前消失于老人手上的水滴重新出现，正在慢慢的聚集，几分钟以后，形成了一个字。接着，重新消散，再次聚集，形成新的一个字，接着，重新消散，重新聚集~~~~~直到十分钟以后，水滴不再聚散，凝结在了一起。

“哎~~~终究还是等不及了”老人皱了皱眉头，叹息了一声，看了看墙上的相片——当前天朝最有权势的几位政治局常委合影赫然挂在那，镜头里的人，笑的都是那么的自然。不再说话。老人打开了抽屉，拿开了一本资料，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拿出了一个红色的小盒子，里面安静的躺着一枚戒指，乍看之下，像是一枚结婚戒指。老人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他轻轻地抚摸着戒指，并没有拿出来，而是慢慢的旋转着，“咔嚓”书柜里的一本红皮书应声弹出，直直的立在那里。有意思的是，老人没有抽出那本看似再普通不过的书，而是重新将它推入了书柜里。; o! C( o\* b. l8 s- J

“嘀。身份确认启动。”红皮书推入的一刹那，屋里的一面墙发生了变化，“指纹确认，1号首长，允许进入。”挂在墙面的古朴的屏风画像道门一样打开，露出了一条暗道。于此同时，里间大门自动上锁，启动只能从里面打开的模式。没有丝毫犹豫，老人走了进去。接着屏风画回复到原来的位置，一切重新回复安静。+ \. E- U5 h$ Q: h5 l4 S+ m

不过，事情似乎没有这么快就结束。就在老人走入密室没多久，屋内的空气发生了一阵波动，一个人影渐渐在阳光下显现出来。是凤组成员影！他一身黑衣打扮，浑身上下笼罩在一层淡淡的氤氲，整张脸因为没有暴露在透窗而入的阳光里而无法看清楚，他的背后背着一个同样是黑色的包，鼓鼓的，里面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东西。% b  ^- t5 C9 q+ @. \_

像是事先安排好一样，影没有说话，而是麻利的放下了包，从里面拿出了一堆肉色的衣服，褶皱的纹路，稀疏的毛发，清晰可见，这是一件老人的人皮衣。飞快的穿上人皮衣，警惕的看了看窗外，影似乎很满意自己的表现，走到镜子前打量起来，仔细的处理可能的破绽。镜子里的老人，赫然正是天朝最有权势的那位，4 f% S" T7 w5 \_0 p' O0 v( z

“哼，哼~~~”清了清嗓子，发现变声器的效果已经达到了最佳效果。“老人”戴上了桌上的眼镜，坐在了书桌前，拿起了电话，“喂。帮我接书记处，通知在家的常委，我老头子有点事情要和他们商量~~~~~”/ Y- d' ^% \9 S7 K6 g9 d6 N4 C6 T: M

此刻，天朝除了正在荷兰进行国事访问的政务院总理外，其他重量级常委全部在。

接到电话，从中南海2号院率先走出了一位双鬓有些许银发的老人，矍铄的眼神，透露着一股饱满的精神头，可掬的笑容，让人如沐春风，对他不自觉得会感到一种亲近的感觉。紧跟在他身后的，还有两位带着眼镜的老人，无一不是穿着传统的中山便装。他们分别是天朝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兼党副总书记的习平，天朝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书记周德，天朝政务院副总理兼纪委书记李强。自觉或是不自觉地，周德和李强并肩而行，身子微微前倾，始终保持在习平身后半步，不紧不慢的走着。间或习平回身和他们说话，他们也是紧紧的跟着，并不上前。

“到了，我们进去吧。”临进去时，习平目光一瞥那亮着灯地内院，意味深长的笑了笑，看着门口门口肃立的站岗士兵，突然停住了脚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习平的目光却是落在了后面的两位常委身上，“这位小同志一看就是工作尽职尽责的，很不错嘛，我们党的先进性就是体现在这基层党员的身上，很好嘛~~~”! E/ ?7 S2 f1 R# ]

“习主席说的是，有了这么尽职的士兵，我们开会都觉着安稳~~~”周德笑着看了看那位士兵，又看了看习平，附和道。也许是做纪委工作的缘故，李强始终都是一脸严肃，听到他们的谈话，看了看习平，见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，随即点了点头，但是没有说话。

不远处，又有几位重量级的人物正在朝这边赶过来，有男有女。天朝政治局常委，除了政务院总理，悉数到场。习平当先走入内院，接着，其他常委也跟着走了进去，一场看似平常的政治局常委会议，即将拉开序幕~~~0 k